

〔美〕约翰·库利 著

利比亚沙暴

——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利比亚沙暴

——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美〕约翰·库利 著

赵之援 汪淼 王正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JOHN K. COOLEY
LIBYAN SANDSTORM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QADDAFI'S REVOLU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2
据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82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为平

1260/54
利比亚沙暴

——卡扎菲革命见闻录

〔美〕约翰·库利 著

赵之援 洪毅 王正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2.75 字数：280,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

书号：17003·1080 定价：1.65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一书是美国1982年出版的。作者约翰·库利是美国多家报刊、通讯社、广播公司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派驻中东达26年之久的记者、撰稿人和研究员。他对中东事务具有广博的阅历并深知内情。

本书以卡扎菲的个人经历和内政外交活动为主线，围绕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展开多层次的铺叙，穿插以种种趣事轶闻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卡扎菲这个国际政坛上似谜一般引人注目而又毁誉不一的风云人物，全面地介绍了利比亚这个北非新兴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现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貌，并且纵横剖析了当代中东国际政治的基本情况、矛盾和问题。

作者此书风格别致：以史代论、寓庄于谐，以大量文件资料、时间记载、实地采访和个人观察感受为基础，陈述勾画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描绘揭示政治人物的个性特征；笔调活泼，情景交融，令人读来宛如一部历史政治小说。

本书另一特点是对许多有关卡扎菲、利比亚和中东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均有专题特写。例如：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的前后经过，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世界第三理论、绿皮书和文化革命；利比亚的石油大繁荣，利比亚、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反复斗争；利比亚同阿拉伯的联合与统一，卡扎菲同北

非、中东、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间纵横捭阖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演变；卡扎菲从利比亚革命到“输出革命”、向埃及和平进军、出兵乍得等等接连引起轰动的事件；在两个超级大国角逐于利比亚、北非和中东的国际政治罗网中，卡扎菲如何利用矛盾周旋于苏美两霸之间，利比亚为谋求核武器而进行的幕后外交活动，同苏联20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渊源纠葛，伊朗人质危机中的比利·卡特事件，里根年代的利美冲突与锡尔特海湾空战事件，等等。对此作者均作了生动报道和分析。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值得一读的书。它既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今日利比亚的国情和当代中东国际政治的风云，也可供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外事工作者研究参考。为此，我们将此书全文翻译出版。鉴于作者在若干问题的论述中，尤其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及其时政的评论中，有其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希望读者识别。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目 录

第 一 章	九月的黎明·····	(1)
第 二 章	的黎波里海岸·····	(30)
第 三 章	石油大繁荣·····	(60)
第 四 章	石油：革命的武器·····	(83)
第 五 章	卡扎菲的西方保护人·····	(113)
第 六 章	追求阿拉伯统一·····	(145)
第 七 章	卡扎菲的新社会：绿皮书·····	(184)
第 八 章	恐怖有限公司·····	(224)
第 九 章	输出革命·····	(264)
第 十 章	核野心·····	(321)
第十一章	在超级大国的罗网中·····	(335)
第十二章	卡扎菲向何处去？·····	(376)

第一章 九月的黎明

1969年9月1日，天刚破晓，太阳从锡尔特沙漠的地平线上跃起，象熊熊燃烧的火球，冉冉升入海面上晨光熹微的淡蓝色天际。清晨6点20分，阿布·迈尼亚尔·卡扎菲和他的妻子艾莎已经起身了。阿布·迈尼亚尔正在羊皮帐篷的门口一口一口地呷着杯子里沏得浓浓的红茶。

这天，阿布·迈尼亚尔原打算动身往西，到70英里以外的米苏拉塔去。他要沿着海滨的公路行走，这还是当年墨索里尼统率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人，为了沿着突尼斯和埃及之间那广袤无垠的沙漠调遣他们所向披靡的大军修筑的。为了供儿子上学，阿布·迈尼亚尔和艾莎已经花光了他们那点微薄的积蓄，现在就不得不把家中所有能够出卖的山羊都赶到米苏拉塔的集市上去卖掉。他们需要购置一些越冬的御寒衣物。冬天一到，加尔比——那从沙漠南端刮来的寒风——就会卷着漫天的飞砂走石和滚滚的沙尘袭来，刺骨地冷。阿布·迈尼亚尔知道，他要起早贪黑地赶上一天路才行。

阿布·迈尼亚尔走进帐篷去拿半导体收音机，那还是他的儿子有一次从加尔尤尼斯军营回家度周末时带给他的。加尔尤尼斯军营在班加西郊外，他的儿子服役的信号兵队就驻扎在那里。一如往常，在这个时间班加西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报祷人的早祷，他吟唱着《古兰经》，那声音颇为单调，且带有浓重的鼻音，但却悦耳动听。突然间，广播中断了。忽

然一曲军乐打破了死样的沉寂。艾莎走出帐篷，同丈夫一起侧耳倾听。一个隐隐约约熟悉的声音，惊得他们俩人呆若木鸡：

伟大的利比亚人民呵，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命，向你们宣布：

为了履行你们自由的意志，为了实现你们可贵的意愿，为了真正响应你们再三发出的要求变革、渴望纯洁、力促行动与先发制人，亟欲革命和进击的呼吁，你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摧毁了反动、落后、衰败的政权……①

阿布·迈尼亚尔和艾莎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在广播电台宣布推翻伊德里斯国王以及实行统治近80年之久的利比亚君主政体的人，正是他们的儿子：穆阿迈尔·卡扎菲中尉。②

……那些偶像不堪你们的英雄军队的一击，已告崩溃，那些雕像也被打得粉身碎骨……

穆萨·艾哈迈德中校在古尔纳达军营他的新的临时指挥部里把收音机关闭了。现在，该是返回班加西向各国大使馆说明夜间发生的这场政变（他也是参加者之一）的时候了。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和负责指挥驻扎在班加西的信号兵队的

① 宣言全文见《中东杂志》的附录，第24卷，第2号（1970年春季）。（原书作者注释，不另标明，下同。——译者）

② 这份材料来自几个认识卡扎菲的利比亚移民和哈姆扎·卡义迪：《伟大的卡扎菲》，《青年非洲》（巴黎），第1063号（1981年5月20日）。

阿达姆·哈瓦兹上校去打消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疑虑，保证刚刚夺取了政权的这些少壮军人的密谋小组，对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和他们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石油设施以及操作工人——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穆萨·艾哈迈德一把抓起他那辆越野汽车的钥匙，再把杯中的残留咖啡一饮而尽。这时他听到隔壁房间的收音机里继续播放着宣言：

……在那决定命运的严峻时刻，多少世纪以来的黑暗——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政和充斥了倒行逆施、行贿舞弊、官官相护、结伙徇私、叛国通敌和背信变节的时代——已然一扫而光。从今以后，利比亚将成为一个独立主权的自由国家：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在真主的佑助之下攀登崇高的顶峰……

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信号兵队中尉的滔滔不绝之辞，在穆萨·艾哈迈德刚刚挨过的那个夜晚——就是在那一夜，几个月来的忍耐，密谋策划，还有看起来象是永无休止的延期行动，一下子发展到了顶峰——听起来已经近乎索然无味了。

就在几天以前，穆萨·艾哈迈德才奉调来到班加西的陆军指挥部，他是来督导执行即将实施的征兵计划的，该计划将征集利比亚青年加入利比亚皇家武装部队，强迫他们履行那种已经极其不得人心的公民义务。这次调动给穆萨·艾哈迈德和他的密谋同事们助了一臂之力，尽管官方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些人能否成功地采取行动，使英国人充当顾问的昔兰尼加卫队失去作战能力——国王身边的第一道防线，这支

部队装备精良，并配备有大炮——是卡扎菲整个计划成败的关键。昔兰尼加卫队的兵力就驻扎在穆萨·艾哈迈德的新辖区内。8月31日深夜，穆萨·艾哈迈德和他的行动小组在昔兰尼汽车游客旅馆的酒吧里碰头开会；这家旅馆坐落在古希腊殖民城邦昔兰尼的废墟上；据说，昔兰尼当时的一位市民西蒙，曾协助运送过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从昔兰尼出发，有一个方向可通往伊德里斯国王在昔兰尼加绿山中建立起的新都拜达，另一个方向则可直达古尔纳达，那里是昔兰尼加卫队的大本营和储有坦克和重武器的主要军火库的所在地。

穆萨·艾哈迈德和他的朋友们喝着饮料谈了一阵之后，起身离开了旅馆，他们分乘“大众”汽车①和轻便②汽车直驱古尔纳达，那里的警卫连已经接到了戒备命令。这个警卫连的长官阿卜杜拉·舒艾卜上尉象穆萨·艾哈迈德一样，也是来自同支持国王的巴拉萨部落夙有旧怨的哈萨部落，同时也跟穆萨·艾哈迈德一样是密谋军官中的一员。阿卜杜拉·舒艾卜早已命令推迟执行那项警戒令，结果身上只佩带手枪的穆萨·艾哈迈德一伙人，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在一阵乱枪对射中，一人被打死，15人受伤。事后查明，这是此次政变中仅有的几桩使用武力手段的事件之一。对当时正在国外的国王忠贞不二的昔兰尼加卫队司令官萨努西·费扎尼准将，在家里乖乖地作了俘虏。

……伸出你们的双手，敞开你们的胸怀，忘却你们的夙怨吧。让我们并肩抵抗阿拉伯民族的敌人，伊斯兰的敌

① 西德大众汽车厂制造的一种名牌汽车。——编者

② 英制城乡工农业用吉普车型的汽车。——编者

人……

再往南几英里，在费赞沙漠中的塞卜哈城里，另一名年轻的中尉马哈茂德·里菲，在早上6点30分左右扭开了收音机。他驻扎的兵营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驻在费赞的法国占领军修筑的旧要塞不远。里菲中尉和费赞治安部队的其他军官们和平日一样，进行着每天早上的例行勤务和早餐，仿佛今天又是早已司空见惯、单调又毫无生气的撒哈拉军旅生涯中的一天。但是“阿拉伯民族的敌人”这句话却使所有听到广播的人大为震惊。阿拉伯语中的“阿杜（敌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准词汇。长期以来，在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所使用的术语中，敌人一词只是用来指以色列；这家电台的广播，曾对卡扎菲及其密谋同事们的思想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类的敌人，就是他们焚毁了我们的圣地，使我们
蒙羞受辱……

就在三个星期以前，在耶路撒冷旧城里，一个澳大利亚宗教狂热分子，几乎是当着自从以色列占领该城以来就负责守卫圣殿的卫兵的面，纵火焚烧了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这一事件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中激起了对以色列的极大义愤。从新近的事态发展来看，纵火的消息是促使这些密谋的青年人决定起事的主要因素。整个夏天，纳赛尔的军队和1967年攻占了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事愈演愈烈。纳赛尔在1952年7月就是通过密谋活动，一举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的；因此出于竭力仿效纳赛尔，卡扎

菲和他的同伴们也自称为自由军官。

里菲中尉和他的几个朋友们，未发一枪一弹就完全控制了塞卜哈的局势。里菲同卡扎菲和他在班加西的两个主要同伴穆罕默德·优素福·穆加里夫上尉和穆斯塔法·哈鲁比上尉始终保持着频繁的无线电联系，这时他向卡扎菲的班加西小组保证：费赞地区的革命已获成功。^①里菲倾听着卡扎菲宣言的最后部分，此时此刻他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所有这一切正是从这里——塞卜哈——发端的；50年代的时候，卡扎菲和他的密谋同事们曾一起在这里读高中，后来他因为从事政治活动被学校开除了。

的黎波里是利比亚的重要城市，也是它的历史最悠久的首都。那里住着一万多名外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包括管理着惠勒斯机场上规模庞大的美国空军基地的美国人在内，象往常一样，一早醒来，吃着早饭，对夜间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一无所知。

以卡扎菲最忠实可靠的助手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中尉为首的起义者，采用了军事政变的老手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先前使用过的一个策略；当时是1958年7月，卡赛姆在巴格达推翻了亲西方的伊拉克哈希姆家族的君主政权。就在他们预定发动政变的前一天，三个陆军装甲车营得到批准，进行一次夜间演习。结果那些青年军官和士兵根本没有进行什么演习，而是驱车径直扑向的黎波里。拂晓前，

^① 材料也来自我同一位不能公开其姓名的人的谈话，他曾被新政权拘捕，我不应当危及他的人身安全。阿克萨清真寺发生大火时，我正同一位约旦军官在约旦—以色列停火线采访几名利比亚人——他们有的是卡扎菲政权内部的人，有的不是——他们向我讲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

他们对的黎波里警察和配备了英国参谋人员的的黎波里塔尼亚防卫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随后这批人便直捣低矮的广播电视大楼。这所大楼位于意大利人沿峭壁修筑的公路对面，从公路上可以俯视整个港口。他们很快就通过电台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得知卡扎菲的人已经逮捕了昔兰尼加卫队的司令官，攻克了该司令官在吉尔纳达的主要基地；同时，另外几个小组也分头占领了班加西的邮电大楼和广播电台。于是，他们便同昔兰尼加建立起不间断的无线电联络。6点30分，的黎波里电台同班加西电台沟通了电讯，开始转播卡扎菲在班加西发表的告捷广播讲话。

惠勒斯机场从海岸一直沿伸到的黎波里正东面的沙漠地区。在这个机场外面，基地长官约翰·格鲁姆上校吃早饭时从一名传令兵口中听说，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正在报道，在利比亚发生了“某种革命”。

几分钟之内，所有美国基地人员都接到指令，不得擅自离基地，格鲁姆也同美国大使馆通了电话。同时在新的军人政权的要求下，基地上的训练飞行也中止了。大使馆里一名年轻的外交随员在电话里声音颤抖地向格鲁姆描述了夜间所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基地上的情报参谋人员竭尽所能地赶紧把那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在广播中诵读的宣言翻译给格鲁姆上校听。宣言的结束语，在这一小批军官们听来就象是一个战斗号令：

因此我定将树立荣誉心，振兴祖业，为荣誉受损伤、权利被篡夺而报仇雪耻。你们这些亲眼目睹了奥马尔·穆赫塔尔为利比亚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进行圣战的证人呵……

不多时，行家们便向他们的熟人或他们愿意为之提供消息的人说明了奥马尔是何许人也，他是昔兰尼加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领导他的忠实信徒（包括卡扎菲的父亲阿布·迈尼亚尔）进行了一场顽强但却毫无结果的游击战，奥马尔本人最终走投无路被生俘，1931年被意大利人绞死。

空军基地和大使馆办公处之间不紧不慢地通着电话，象别的大国一样，美国在这个君主国里也受到优待，它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国王的山城新都拜达各设有一处地位相等的大使馆办公处（设在新都的办公处是象征性的，仅仅在名义上同另外两处相等）。

达里尔·彭纳是美国驻班加西的年轻领事，他正准备驱车去坐落在班加西市中心附近绿山广场的领事馆上班，半路上碰到了送小孩上学未成而只得开车返回的班加西大使馆的行政官员乔治·迪克森。“他们已经接管了。”迪克森激动地告诉彭纳。“谁已经接管了？”那位较年轻的官员问。迪克森解释说：一些士兵正在设置路障，显然是实行了宵禁，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军方接管的事。彭纳下车走了几步，不多远就迎面遇到了一个利比亚士兵，他正守卫在聚居着许多美国人家家庭的楼群附近一个街角上。以前还从来没有士兵在那里站过岗。

彭纳不懂阿拉伯语，他折回家，打开了收音机。大约上午9点30分，他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播送的一则只有一句话的新闻报道，说是利比亚发生了某种军事政变。过了一会儿，大约10点钟光景，他听到从班加西政府大厦方面传来了一阵散乱的枪声，随后又是一些零星的枪响，大概是为了实行宵禁而放的枪。早晨更早些时候，一个邻居曾听到广播大楼方向传来一阵轻武器的射击声——这也许是卡扎菲、哈

鲁比以及他们那些同伴接管电台广播宣言时为了示警而发的枪声。

在拜达，约瑟夫·蒙特维尔是美国驻当地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当时办事处里唯一的一名人员，他自己和外交使团的其他几个人员都被禁止进入办公室去工作。两天以后，这些人聚在一起到附近的绿山上搞了一次野餐集会，庆祝了一番。

接近中午时分，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戴维·麦克爬进了一辆正停放在大使馆的黎波里办公处附近的利比亚陆军轻便汽车。坐在司机旁边前排座位上的是一个面庞瘦削的青年军官，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制服。他身后的座位上坐着英国和法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的代办。

“你是哪一位？”麦克问道。“叫我‘穆罕默德中士’好了，”那个利比亚人说，“正如我们在电话中告诉你的，我们正在革命指挥部举行一个情况介绍会。”这样，麦克和司机以及两位英、法同事还有穆罕默德中士全都挤坐在这辆轻便汽车里面，随即车子开到了不远处的苏联大使馆。这时他们发现，一个焦虑不安的苏联外交官正在注视着他们这辆汽车。

麦克相信，他完全揣摩到了这位俄国人脑子里正在琢磨什么。没错，苏联大使馆这位官员肯定正在纳闷，美国、英国还有法国的政治官员一起钻到利比亚人的轻便汽车里，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这看起来真象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勾当。西方会不会从利比亚这次政变中捞到什么好处？

可能是由于“穆罕默德中士”说服了他，或者是他预先已经得到了上司的指示要他这样作，总之那个俄国人惊魂初定，就钻进了已经塞得满满的轻便汽车。他们一起驱车驶向

的黎波里对面的峭壁公路，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路旁的广播大楼里。“穆罕默德中士”和他的几个同事向四大国的代表简要通报了头天夜里发生的事件以及革命的目的。这次介绍会使戴维·麦克得到了足够的材料，使他能够在当天草拟出关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以及这次革命的表面意图的第一份实质性报告。驻的黎波里的外交使团不久就获悉，“穆罕默德中士”就是革命的第二号领导人物：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中尉。

在的黎波里、班加西、拜达和利比亚的其它城镇，几百名年轻的陆军官兵，把高级警官以及其他所有列入起义者拟定的首批拘捕名单的旧政权官员一网打尽，统统抓进了监狱。^①当朝阳从纳赛尔的埃及的方向完全升入天空的时候，这一小批胆大包天敢于把命运孤注一掷的无名军官已经——虽然他们中间没人知道这一点，或者说想也不敢想——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他们等待着反应——等待着还在土耳其的利比亚君主及其指定的继承人哈桑·里达王储，等待着伦敦、华盛顿、开罗和其它外国首都对这场革命作出反应。

这时利比亚的最高统治者伊德里斯·萨努西国王和法蒂玛王后正在土耳其的马尔马拉海岸度假。他一听到革命的消息，首先想到的就是保障他们的养女苏莱玛的安全，她当时正呆在利比亚国内（并且真的已经处在尚不知名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拘押之中）。然而伊德里斯国王表面上似乎胸有成

^① 1981年6月6日，在华盛顿市同达里尔·彭纳的谈话，以及同1969年在惠勒斯机场工作的美国人士的谈话。

竹，他相信英国人，也许还有美国人，将会帮助他复位的。英国作家鲁斯·弗思特报道说，国王曾对一名侍从讲道，政变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他（伊德里斯）不久就会凯旋回朝的。不出当天，国王就要通过利比亚驻安卡拉的大使馆向伦敦外交部提出一项紧急呼吁，请求英军进行武装干预，“恢复秩序和和平，保障生命安全。”（此时位于原王室忠臣萨努西在昔兰尼加统辖中心的托布鲁克还没有失陷，这恐怕是最后一个王家据点了，但其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守军对起义的革命者并不构成什么实际威胁，同时也由于卡扎菲和他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同事还没顾得上向托布鲁克进军，直到9月3日，他们才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这个要塞。）

第二天，伊德里斯把他的顾问奥马尔·沙勒希派往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会谈了20分钟。同时，他一口拒绝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在广播中提出的要他以“荣誉公民”身份返回利比亚的建议。三天以后，也就是9月5日，阿拉伯世界最孚声望的报纸开罗《金字塔报》披露了据悉为1953年英国—利比亚条约的各项秘密条款，该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尼·海卡尔曾飞抵班加西，替纳赛尔去对那些不知名的新领导人作一估价，并试探试探他们的口风。《金字塔报》刊载的英利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如发生危及利比亚王位的事件，英国将进行军事干预。该条款的代号为雷德福计划，它要求——在四天的预警期过后——英军从英国本土、西德、马耳他和附近的塞浦路斯空运到利比亚。这个计划不要求美国人插手，它的设想是一旦发生了“埃及出面干预”——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军队接管利比亚的行动——的情况即可付诸实施。当时要实现这项条约是存在着几个问题的。迈克尔·斯图尔特可能向奥马尔·沙勒希